



缔造者

D.I.L.A.O.I.N.E

王淙淙/ 著

生命是用来折腾的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缔造者

王淙淙 著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缔造者 / 王淙淙 著. — 北京 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2014. 11
ISBN 978-7-106-04060-4

I. ①缔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65935号

责任编辑: 贾 伟
封面设计: 丁 瑞
版式设计: 李 丽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缔造者

王淙淙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100029
电 话: 64296664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64296742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廊坊市安次区团结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毫米 1/16
印张/14.2 字数/22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060-4/I·0966
定 价 35.00元

缔造者

王淙淙 著

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缔造者 / 王淙淙 著. -- 北京 : 中国电影出版社,

2014. 11

ISBN 978-7-106-04060-4

I. ①缔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65935 号

责任编辑: 贾 伟

封面设计: 丁 瑞

版式设计: 李 丽
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缔造者

王淙淙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29

电 话: 64296664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64296742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v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廊坊市安次区团结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/14.2 字数/22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060-4/I·0966

定 价 35.00 元

自序

不过是个娶妻生子的男人，然而，回顾他的一生，陈慧玉还是封他了“缔造者”的头衔。

领袖是伟大的，可以带着需要他的芸芸众生扭转乾坤；英雄是伟大的，用惊天动地的事业使自己名垂青史；他也算得上一点点伟大吗？

既没有扭转乾坤又不会名垂青史的一个男人，一个丈夫，一个父亲……

没有国哪有家，其实，没有家也不会有国的。

仅仅以为英雄的建功立业才是可歌可泣的观点是不对的，大凡做了人的人，人生里的七情六欲，酸甜苦辣都是值得纪念的，因为那里面有相同的纠结与挣扎，有一致的膜拜与剜心，甚至，更有英雄没有的真实琐碎的死生契阔，地老天荒……

合欢开成了痴狂，陈慧玉——一个看见合欢开到痴缠的女子，正捡拾着零零碎碎的人生断片，那真实的人生便走到了跟前、眼前，不自觉拼接在一处，拼接成了陈年锦缎。锦缎动了，动了，剧烈舞动起来，似水年华便汤汤成声响的河流，载着一个个红尘儿女的悲喜人生，滚滚向前，向前……

1

桃花立在太阳影里，仿佛桃花的脸上生了烟。成林头不抬、眼不睁，两手自然交叠着，矗在娘面前。“玉芝怎么不好了？长得白，脸也精巧，还被亲戚带去吃了商品粮！”桃花生气道。成林并不和娘争辩，只是不点头、不吐口。“玉芝的眼睛小得使人受不住。”这是成林心里的声音。

凤凰是从山沟里飞出来的。番禺算不算一只山沟里的凤凰呢？她长着蛋形的脸，梳着乌黑齐腰的麻花辫，大眼睛飞着青春的光芒。媒人把番禺介绍给了成林。桃花心里疙瘩着，并不热心撺掇这头亲事。玉芝姑娘被成林坍了面子，回城了。玉芝的娘衔恨于心，不住嘴地指戳着桃花这家人。

“就她家的二傻子！也不知玉芝看上他哪一点儿！”“怕是看上他现在不唧嚙黄鼻涕了吧！”玉芝娘薄薄的嗓音像刀片，一刀刀刮着成林留在儿时岁月里的往事。可是成林不管这些，他放出话来：“要么打光棍，要么娶番禺，谁都别想怎么样我。”

桃花别不过成林，成林娶了番禺这只山沟里的凤凰。

2

“娘，过些日子再分吧。我整日在外头工作，叫番禺自己住出去……”成林和娘商量道。桃花蹙着眉，显出不好答复的样子。“娘！这可不中！你总不能把月子里的老大媳妇撵出去住吧？”凤枝为陈家续了个男丁，借口屋小人挤，指使成富要婆婆分家。桃花看看成林，又看看成富，下决心道：“就这般说定了！成林，给你和番禺舀三升红薯面，两瓢豆，你和番禺出去另过！”番禺哭哭啼啼着不肯走，成林顿了顿足，张了张口，眉头一皱，一把攥起番禺的胳膊，跨了出去。

村西头有一所废弃着的茅屋。茅屋里原本住着一个光棍汉，有一天，他失足蹲进村南头最深的潭子里，再没活着爬出来。成林拽着番禺往茅屋走，番禺吃惊地往后挣，边挣边哀恳成林道：“咱还是回去求求娘吧！总不能住死人的房子啊！”成林并不答话，只管拽着番禺往茅屋那里走。到

了茅屋跟前，双脚一并，身子一挺，像是回到了部队的样子，对着茅屋低吼道：“我不信活人会被尿憋死！”

茅屋的一扇木门已经被风雨浸蚀得不成样子，不知被谁卸了下来，斜倚着斑驳的土墙。下沉的日色里，这里的一切很像一处阴森的墓地。因为没有房门，更觉得里面不见光的地方很可怕，番禺总觉得生魂出了窍，整个人简直像幽幽的鬼魂。“屋子里一定有幽幽的鬼魂，要不我怎么一到这里就觉着自己也像个死人了呢？”成林呢？他是不怕鬼的，然而，这会儿他心里的倔强慢慢消减了，他想起往后番禺独个儿要面对的一个个长夜。

番禺背着成林回去哀恳婆婆：“娘，我替大哥大嫂看孩子，求娘先不分家。”红着眼圈说着说着就跪下了。成富瞅了一眼番禺，慢悠悠地吐了话：“你看孩子？怕是有别的想法吧？我可不敢把我儿子放你手里！”那悠悠的话，从成富口里一缕缕吐出，一扭一扭往上升着，变成了莫名的恨。番禺百思不得其解，她等着婆婆开恩。等来等去再不见有人搭一句腔。忽然觉得这里也像个墓地了，她自己又缓缓站起来，转过身，走掉了。番禺走掉后，成富把烟锅往凤枝脚头一撂，薄而白的脸上绉出不动声色的笑纹。

成林把卸掉的那扇门加固了一下，他原本想找些朱漆抹上去，冲冲邪气，又迅速意识到自己简直是疯了。“那朱红的喜庆，只在部队里见过，如今自己的家这般……”“家”这个字眼刺痛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。面前的这座被废弃的茅屋就是他给番禺的家吗？如果是他亲手盖的，即便比这还破，那也称得上是家。眼前的这间屋子，不过是从死人手里捡来的。假设死的人不是光棍汉，怕是连暂时住的地方也没有吧。他想起他和番禺成亲的日子。番禺娘用一方不甚干净的白单子包了些番禺做姑娘时用的零碎东西，把番禺送来了。娘给番禺娘煮了碗鸡蛋茶，贴了两张薄薄的玉米面饼子，算是让番禺过了门。番禺娘走的时候，番禺哭着送到了村西头，番禺娘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一声挨一声地叹息着。她是要饭要到了番禺爹的家门，才成的亲。想不到女儿的处境也这么凄惨。“好在成林……”番禺娘撒开身子，铁了心不去安慰番禺一句，径直走了。

成亲的夜里，成林曾经捧住番禺两只骨节突出的手，深情保证道：“番禺，终有一天，我会让你过上想要的日子，让村子里所有的女人们都眼馋你。”这些话，这时候在心里被催醒，似乎特别不是滋味，加上番禺一直嘟囔着害怕害怕，又加上屋子前的一条河，河水“哗啦，哗啦”撞着

石块，发出又粗又重的响声。如今这些在成林听来，简直就是一记记扣往脸上的耳光。

成林抱愧着把门修好了，穿门闩的孔太小，他用石头的棱子又向四周扩了扩，这下能通一根粗实的门闩了。“番禺可不是光棍汉！那可是我心仪着迎来的女人。”一穷二白的岁月里，想起这个，成林就觉得自己很幸福。住进去的第一个夜里，成林又像成亲的那晚那样捧着番禺的手，还是那些话，不过番禺的眼里这晚没有升出火苗，她沉沉的大眼仿佛有点痴，有点怵。番禺的神态又狠狠地刺了成林一下。

3

陈成富的儿子——陈喜庆，自从成林番禺被分出去另住，他就像搁了酵子的面团，鬼使神差粉琢玉砌起来。凤枝得意道：“听瞎子的不错吧？有他们没我们，有我们没他们。”成富连连点头，讨好地应承道：“听瞎子的不错不错，不信这个邪可不中。”桃花更是喜不自禁，“我的孙子哦，我的孙子哦……”她只要一有空闲，就再不撒手地逗弄起自己的长孙。满了月的凤枝并不下床，桃花不仅不责怪，反而在成富带嗔不嗔时帮着凤枝说话。“凤枝给我添了孙子哦！添了孙子哦！……”鸡在鸡窝里下了蛋，还没咯嗒着报自己的战果，桃花就把鸡蛋从鸡身下掏了出来。握着微温的蛋，她喊凤枝道：“凤枝凤枝，你看这个蛋咋样？”凤枝爱睬不睬瞅一眼，并不显出稀罕的样子。“压不住老的，你就得被她欺！事事压住她，她就会事事顺着你。”看来，娘的婆媳经千真万确，亏得一开始就使强的。凤枝心里又是一番得意。桃花去灶房给凤枝烧鸡蛋茶，成富斜着眼瞅凤枝，凤枝劈手夺过成富的旱烟管，粗声粗气道：“咋！看不得啊！我就是你们陈家的大功臣！番禺就得给我死出去！”成富立刻换了笑脸，身子往前连挫几下，应道：“是是是！谁说不是呢，你看看你的肚子多争气。那番禺定是个扫帚星，不然咋到现在还没一点动静呢。”下意识里，他又觉得不该这样说，好歹也是作哥的。可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名恨。“知道你为啥没当上脸朝外的人吗？你弟弟克你克得厉害！你爹的坟气儿也全是向着他，往后你还有不得法的呢。”想起瞎子的断言，仅有的人一点愧疚立即遁逃。“怎么个破法？”“眼前只能处处压他，一次都别让他

们占上风。往后的事再一件一件破。千万记住有他就没你，万不可心软。”越想越恨意丛生！可不，先是当兵的事，再就是娶老婆的事，可不都在一一应验着。刹那间，他想把番禺那花一般的脸使劲踏踩在脚下，再连蹴一阵子，看还敢让凤枝显得蠢相不。

桃花端了鸡蛋茶过来，看成富恨恨地在那里发呆，薄薄的一张白脸含着一团青气，吓了一跳，赶忙问凤枝道：“拌嘴了？”凤枝丧着脸，一撇嘴道：“我哪儿知道你儿子的心事呢？”答非所问地抢白桃花一下。桃花吃了凤枝的抢白，并不生气，反而过去猛劈了她儿子一下，道：“叫你不好好陪凤枝！”成富这才回过神来，看起自己的婆娘来。凤枝正翕动着两片厚厚的嘴准备吃蛋，只见她龇出来的一溜上牙一口切到了渥鸡蛋的水里，“哐啷”一声，又啃在了粗糙的碗边上。“标准的悍妇！”心里这般恨着，脸上却堆出艳艳的笑意，向凤枝赔礼道：“大功臣，对不住了，好好吃你的鸡蛋吧！吃了鸡蛋奶才会足溜溜的，看把喜庆奶瘦了娘不收拾你！”吃着鸡蛋茶的凤枝一听“收拾”两个字，立刻“嗯？”了一声，伸到碗里的下颌猛一上扬，手一抖，碗里的鸡蛋茶泼泼洒洒起来。桃花慌不迭拿手绢替凤枝揩拭，又劈了一下儿子，恨道：“叫你不会说话！”这才收住了凤枝的怒气，凤枝连茶带水把鸡蛋吃了个精光，桃花慌忙接过碗，搁到了一边。

4

“二嫂，我哥还没到家哩？”正抽个子的成才下学后，来找番禺玩。番禺牵过成才的手，把成才让进了屋。阴森的屋子，两个树墩凳子，一张木板床。番禺嫌在一间屋子烧饭实在呛人，就让成林临时在墙角垒了一处灶台，铁锅就架在那里。番禺实在给成才找不来吃的，无奈之下，只能一直牵着成才瘦瘦的手，问成才学堂里的情况。成才喜欢番禺，就把学堂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学给番禺听。他兴奋道：“二嫂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我们的先生会打人哩！要是谁敢在上课作乱，先生立刻就举个竹披子打手心，疼得哇哇直叫呢！挨过打的都说恼死先生了！”番禺耐心听着，把成才的小手摩挲得起了热，才笑问道：“那我们的成才挨过先生的打没呀？”正兴奋着的成才听见番禺的问话，忽地抽出小手，红了脸。不过瞬间他就恢

复了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瞪着圆圆的眼珠子反问番禺：“二嫂，你咋没有娃娃呢？”小孩子一句无心的问话，在番禺听来，简直就是劈头盖脸打过来的耳光，而且是连环掌，连连击着番禺的脸和心。“是啊，我怎么就没有娃娃呢？嫁过来也有一年半载了，肚子还是凹进去一个坑。不会……”今天，番禺听到这话觉得特别不舒服，这种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已经持续几天了。

番禺痴着，成才忽然兴奋起来，大声叫道：“二嫂，二嫂，快看，快看，我二哥回来了。”顺着成才手指的方向，番禺看见了夕阳里的那个人。他还在弯弯的山道上，就被成才准确认出了。其实番禺也断定那就是成林。今天是星期六，一般情况下成林就是在这时候从城里赶回来的，一周回来一次。逢着单位有事了，就两周回来一次。这次中间就隔了两周。

“难怪不生娃娃。”番禺腾地红了脸。

“二哥，二哥……”成才在屋子里坐不住了，一溜儿烟跑去迎接成林。“到底还有个可心的人，虽然是个孩子，却倒也会宽慰人。”番禺想着成才端正的小方脸，觉得心里好受了许多。成林到家了，连拖带拽地逗着成才。因为成才从小就在成林的身上一直不撒手，一会儿要打秋，一会儿要二哥两手把他举起来。也难怪成才撒娇，谁叫他和成才相错到几乎能当父亲的年龄呢？番禺接过成林的包，温柔道：“你坐下先喘口气。”包是公家发的，小小的绿帆布包，一面又多出一层，那是包盖，包盖上有两个银色的小孔，合在银色的小按钮上，轻轻一扭，无论包里装什么东西是再也不会往外撒的。

番禺觉出包的一角硬硬的，扭开钮子，摸出来一看，土褐色的纸张不知包的什么？上面还用纸捻子前后左右攀成个十字结。是薄荷糖。“你忘了，你托人给我捎的信，说你这些天不知怎么了，浑身不好受，想吃点酸凉的东西。”成林道。“没有买来酸的，我就给你称了点薄荷糖。你吃吃看会不会好受一些？”成林接着道。

成才傻乎乎看着嫂子手里的薄荷糖，一时搞不懂发生了什么。他可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。番禺捏起一颗，面着成才，逗他道：“张开嘴。”成才不敢张口接。番禺捏一颗放自己嘴里，他这才慢慢张开了口，噙住后，表情立刻起了变化。“这是薄荷糖，傻二弟。”成林忽然觉得很心酸。他也是个脸朝外上班的人，可连一颗糖都没舍得给成才买过。能怪他吗？即使分出来住了，他月月的工资还不是上缴给娘，养活着里里外外这一大家

子人吗？

番禺有了身孕，成林喜极之后却蹙起了眉。

5

这间屋子漏了天光，是早已就漏着的。这少雨的季节过去，就该是忽雷闪电的夏季和连阴起来没完的秋天了。成林看看房顶和四下斑驳的泥墙，一时间做了决定。他又去单位时，告了短假，无论多要紧的事，他说啥都不能再让番禺住在这间屋子里了。

成林想把房子砌成砖墙。这消息传到东院，在成富婆娘那里炸了锅。“娘，你可得做主，娘还没住上砖墙房，他做儿子的抢先住上，这不是作死孽吗？”虽然极力站在冠冕堂皇的高处说理，可话从那粗憨的嗓门一滤，还是泄露了实底，一点点暴出了自己的妒悍。桃花去瞅成富，想从成富那里讨个主意。成富嘿嘿一笑，猛抽了一口旱烟，并不慌着吐出来，却把烟气捂在嘴里，尽着腮帮子撑。眼看撑不住了，这才一口一口慢悠悠往外吹。“还用问？娘会不知道咋铺白？”冷笑着的一句答复，使人听了想起戏里的奸臣。可是没有奸臣那么深的心机，他的心机总能被人一眼识破。

到底没有挡得住。桃花虽然没给成林一分钱，成林并不因此而后退。他借了钱，用这些钱拉回了一些砖块，不够的部分，成林开始找人帮忙做土坯。中原的大地上不缺黄泥，任意挖一处，都是粘性极强的土。“天帮有难人。”成林感激地向天空投去一眼。从拉黄土到碾瓷实再到利成一方一方的土坯，竟然遇上了一路的晴天。那时候，村上有大片的空地，盖房子不受任何的限制。可是成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把房子盖到了村后的一处高冈上。

村子里起了第一座有砖的房子。除了吃水要到村下去挑，不方便，其它只有比村下好的份。“清静又不生闲气。”成林颇自豪地一笑，拉了拉番禺的手，暗暗用了一下力，仿佛是个保证性的点头。番禺也开了笑脸。“两条大辫子该剪了。”她心里暗想道。

成林又耽搁了两天，这才准备动身去单位上班。临走前一天，他进灶房替番禺烧锅。新垒的泥灶台，还是住下边时用的大铁锅，大铁锅后边又

连着一个小小的铁锅，炒菜用。灶房里，堆了不少的劈柴。番禺在大铁锅上贴饼子，玉米面掺好面的两掺饼，小铁锅上炒鸡蛋。成林的脸被火光映红了，渐渐的，他只觉得心里有流泪的冲动。这是他和番禺第一次吃这样的饭。虽然鸡蛋是借来的，面是借来的，但是他还是挡不住一种幸福的撞击。他总觉得，一切的好日子都会有的。番禺的脸上被熏气蒸出了细密的汗粒，辫子剪短了许多，现在只到肩头那里，是成林帮她剪掉的。成林还记得那天的光景。番禺不舍得，成林更不舍得，最后还是番禺下了决心，她闭起眼睛吩咐成林道：“狠着心剪吧。”成林是左撇子，番禺那乌亮的辫子攥在他右手里，简直像鳞光闪闪的蛇。粗实、油亮、下梢齐臀，被番禺的绣花手批成三缕，左一扭右一扭，成了好看的麻花结。成林摩挲着番禺的乌发，喃喃道：“恁好的辫子，恁好的辫子……”喃喃了半天还是下不了剪子。番禺看身后不见动静，就渐渐会意了成林的心思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就是这样痴了一会儿，是被她的眼睛震住了吗？还是被她这乌长的麻花辫？到底，番禺要过剪子，从身后拖过一条长辫子，心疼着先剪掉了。成林这才彻底狠下心帮番禺剪另一条，成林的手很巧，他帮番禺剪掉辫子后，又仿着理发店的做法给番禺修齐了发梢的毛茬，那一瞬间，番禺的肩上真是乌云堆。

饼子贴好了，炒鸡蛋也盛到了碗里，番禺道：“抽火吧，咱去堂屋吃饭。”“好嘞！”成林笑着赞同道。堂屋坐北朝南，和灶房的门似映非映。两门中间，摆着一口硕大的水缸。没有施釉的大粗缸，瓦灰的颜色，看着不受用，然而能盛四五挑子的水。就图着它这点，成林才毫不犹豫选中了它。把缸拖到家后，成林保证道：“番禺，我争取每次走之前给你挑满缸，我估计了一下，一缸水差不多够你用一星期了。你的衣服不多，洗小东小西够用的。”番禺也只是刚刚有孕在身，身子骨还完全方便着，大褂子仍然可以去村子前的河里去洗。就回成林道：“别恁操心，离身子笨还早着呢！”虽然番禺不在意，可成林却不希望番禺再下到村子里去。

6

桃花上来了一趟，后边跟着满仓。满仓阴着脸，颇不情愿的样子，但他不说话，只是恨恨地盯着这里的一切。桃花别过头，把满仓往前拽拽，

道：“往后你二哥不回来时，你帮着你嫂子挑两桶水上来。”见满仓并不答话，就又揉了他一下，重复道：“听见木有？”满仓瓮声瓮气地应了一句，就再也不接话了。番禺抚着肚子，看着面前的两个人，一个是她的婆婆，一个是她的大叔子，仿佛觉得离他们很远的距离。以前不觉得亲，现在更觉得疏离了。她淡淡地让了凳子给两人坐，两人都不坐，她也不勉强。她又悄着打量满仓，心里噗嗤一声笑了。“真是不中看的厉害。”番禺不知道满仓从哪里淘来了这么丑的五官，婆婆可是村子打头炮的俊鸟，并且番禺早就风闻桃花并非婆婆的本名，是她未出闺时有一次去桃园玩耍，大家伙发现躲在桃树下的她竟然比桃花还好看，于是就不再叫她的真名，桃花长桃花短地叫起来。“看来一定是仿那从未见过面的公公了。”想到公公，番禺就觉得那是一个谜团一样的男人。“论年龄，也该给满仓提亲了。”番禺又暗自想道。不过，婆婆好像从来没提过给满仓成家的事，番禺又觉得一团谜堵到了心坎。“真是个奇怪的家，无论从长相到为人，各有各的特色。”“成才有点仿成林。”想到这里，番禺不自觉露了笑意。

玉芝从城里回来了，她上来看成林新盖的房子。她外罩里的白领子使人眼前发亮，她整个人都使人心情发亮。仿佛她从来没有追求过成林似的，一切都显得极其自然。番禺微笑着迎接了她，道：“是玉芝吧，快进屋坐。”玉芝迅速打量了一眼番禺，也微笑道：“成林还没回来啊。”然后跟着番禺进了堂屋。番禺和玉芝坐下后，说不出自己是什么样的心思。想起自己的前程，只觉得心里过电似的被灼了一下。虽然只是很短暂的一击，却有很长时间的疼痛感。原本，番禺也可以吃上商品粮的，她考上了卫生员，结果却被村上一个恶霸的女儿顶替掉了。爹一怒之下，拎起猎枪要崩了恶霸一家，娘却死死拽住了爹。番禺的卫生员梦虽然破灭了，然而，她却喜欢所有捧上铁饭碗的人，即便是追求过自己男人的玉芝。

是周末，成林也踏着大步子回来了。见到玉芝，很觉得意外，不过旋即就没有了尴尬。笑道：“玉芝回来了。”玉芝立刻站起来，想握手，又突然意识到这是在农村，就笑着“嗯”了一句，又坐下了。玉芝和她娘是完全不同的脾性，站到客观的立场评价玉芝，是个不错的姑娘。当初斩钉截铁地拒绝，完全是因为稍一松口，媒人一定会竭力促成他和玉芝的亲事；而他，是铁了心要找个自己喜欢的人过日子的。现在，他和玉芝因为是永远不会有那惴惴的威胁了，所以换成局外人看玉芝，自然公平了许

多。

玉芝走掉后，成林贴在番禺的肚子上，悄声问道：“会动不？”番禺算了算，已经几个月了，道：“动是早动过的，只是不经常，也不像过来人说的在肚子里直打滚。”番禺暗想：“成林一定也想要男孩。”她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想要儿子？”成林直起头，眯起眼睛，仿佛看到很远的地方去，缓缓答道：“男人都想要儿子，不过女儿也是自己的，啥都好，只要大人和孩子都没事就是好。”番禺想起自己初开始就想吃酸的，又想到“酸女辣男”之说，心里哽了一下。她是不想要女孩的。“女人命太苦，往往做不了自己的主。”她是幸运的人，遇见了成林；若换成满仓或者成富或者其他不相干的人，不愿意又会怎么样呢？像她婆婆桃花，一个赛貂蝉的女人，不也做不了自己的主，被捆绑着嫁给那传闻里奇丑无比的公公了吗？刹那间，番禺对婆婆有点同情起来。

成林放开番禺，去看水缸。水缸里不缺水，清凌凌的水映出自己一脸的诧异。番禺解释道：“是娘押着满仓挑来的。”提到满仓，成林就有一股没来由的气恼。“蠢笨又整天阴着脸的家伙。”虽然是亲兄弟，他还是不能拿满仓和成才一等看。满仓是早已停了学，自己不想上，家里恰好缺钱缺劳力，遂称了他的心意。可停了学的满仓并不是个好帮手，总是默不作声矗到一个角落，别人喊几声才瓮声瓮气应一句，整天一副使性子的样子。

然而，再怎么不耐烦，到底是他的弟弟。“满仓是该成亲了。”成林眼里又多了一层忧色。

7

成林留意到村上一个仿佛坐实了似的老姑娘，就托了人去帮满仓说合。老姑娘的娘坐在太阳里的大门槛上，半天不搭腔，只是慢悠悠地撑着一股细细的白线崩在鬓角上，碾着上面的皮肤绒毛，再使劲一扯，绒毛便被扯掉一些。说合的人等得心里起了火，正打算卷旗收兵的时候，老姑娘的娘吐口道：“那就由他们铺摆吧。”说合的人给成林回了话。成林以为这事八字有了一撇，就从生活费里抠出几个钱，买了礼物，来到说合的人家，替娘和满仓谢了说合的人。

夜里，番禺和成林躺在床上，都有点睡不着的意思。成林帮番禺翻过身子，他俩脸对脸作一处说话。番禺依旧好奇那未见过面的公公，低声问道：“成林，咱爹除了长得丑，人也很使人烦吗？”成林拧拧番禺的鼻子，又把自己的身子转了半侧，整个人平躺在床上，仰着脸往黑暗里看去。“爹在黑暗里吗？都说人死了会有在天之灵的，爹的在天之灵在看着这一大家子的老小吗？”成林只是模模糊糊记得爹长得不好看，配不上好看的娘。然而，爹的性子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，使成林分外地和他亲近，他也喜欢成林。若爹活着，说什么也不会让成绩好的他小学三年级便辍了学，再穷也会供养他的。说不清为什么，爹特别不喜欢八哥嘴的成富，爹喜欢拖着黄鼻涕不爱说话的他。可是从哪里又来了个性子既不像爹又不像娘的满仓呢？想到满仓，他心里就发烦。

他没有回番禺的问话，因为番禺已经在黑夜里朦朦胧胧睡去了。成林却一直清醒着，一双眼睛在黑夜里炯炯开着，仿佛一朵油汁饱满的灯花。

“番禺生了孩子后怎么办？娘会替我们照看一下孩子吗？番禺一个人挣的工分少得可怜，若不是自己月月能挣几个钱，番禺会瘦成什么样呢？”成林边想边伸手去抚摸番禺侧着的脸，虽然是侧着睡的，依然是瘦棱棱的感觉。眉骨和颧骨中间，猛地陡了下去，那是番禺深陷的眼窝。成林的心又一次被揪痛了。“番禺！”他低低叫了一声，伸过另外的臂膀，去搂已是两个生命的身子。

满仓的事迅速告吹了。

满仓在背人处挤住了老姑娘，非要老姑娘当时就和他成亲。老姑娘个大力大，也是个蛮劲十足的人。满仓没有制服她，她倒是制服了满仓，并在满仓的脸上留下了一道红一道紫的指甲印，然后就回去向娘告了状。老姑娘的娘立刻窜出院子，颠着小脚绕着村子边指戳边喊叫道：“桃花……我日死你家满仓……桃花，你这个下作的死寡妇……桃花……我日死你家成林……桃花……”句句辱骂皆有板有眼。她把当寡妇难以出口的怨愤都借着这个机会发泄了个干净。然而，在大家听来，她成了贞节牌坊下立着的人；而桃花，分明是不住偷汉子的人。

老姑娘的娘绕着整个村子骂了一圈，最后停在桃花的院子里接着骂：“桃花……你个养汉子精……桃花……我日死你家满仓……”满仓不见了，成富举着旱烟的长管，在屋子里指指戳戳骂道：“都怪死成林作的祸，喊他收拾烂摊子去！”凤枝无事人般吃着碗里的荷包蛋，笑堆到翕动

的嘴角边，又堆到了她的一双小眼里。小眼睛胀得满满的，除了这一堆笑，什么也盛不下了。玉芝娘颠着小脚跑了过来，在即将消歇的叫骂声里烈火烹油：“二憨她娘，快别嚷嚷了。咱哪儿能跟成林娘比呢？你看成林娘肚子多争气，不像咱，净是养闺女。”借着这个工夫，对方暂歇了嗓子。随即，又攒了一小股的劲，又重新开始叫骂。

有人去岭上给成林递信，成林正和富民大伯说话，两个人陡地一惊，道：“快点下去看看。”下到了村子，成林先从麦秸垛后揪出了满仓，拉到院子里，送老姑娘的娘面前，道：“满仓杀刚由你定！但你要是再敢叫骂我娘一句，就把你扭到公社去！”成林又严厉盯了玉芝娘一眼，心想着玉芝咋有个这样的娘！便是这样一想，难言的心酸便袭了来。“咋有个这样的弟弟！”在成林的威严里，两个女人最终颠着小脚离开了。富民拍了拍成林的肩，仿佛是种安慰；又摇了摇头，慢慢转了身，也离开了。刹那间，空落落的院子里只剩下了成林和依然阴着脸不做声的满仓。又一刹那间，成林百感交集。成林知道娘和哥嫂一家子其实都在屋子里，他还知道哥又在指戳他，嫂子又在得意地笑，娘有点讪讪地守着她的心肝长孙。“我怎么和他们是一家人呢？”成林长长叹息一声，准备离开。

“二哥……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下了学的成才悄悄站到了他身后。

8

番禺的产期赶在四月底，成林连着代了同事两个星期的班，他计划着番禺生产后的一大堆事项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个贴身人跟着铺摆才行。这是番禺的头产，一定得保证番禺平安又不落病根。哥和嫂子指望不住，娘顶多是给番禺烧两顿饭，和他最亲的成才毕竟是个学生娃。虽然在一天天长，可终究是个毫无实际生活经验的孩子。

成林一边思忖，一边背着袋子行走在沟沟壑壑。现在，漫天遍野都是怒放的山花。红赤赤、金灿灿的，一股山风吹来，整个山景似乎都往一边倾，可他却毫无心思看野景，仿佛整个春天的叫嚷都和他没有丁点的关系。“信是不能积压的，不管是一封还是两封，都得在规定日期内送到家里去。”成林是个对工作极为负责的人，和他的生活态度保持一致的节